

联合 国

二十七届三十六次

37-5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八九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89).....	1
塞拉利昂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	1
通过议程.....	5
纳米比亚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 (S/10330)	5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八十九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星期三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先生
(尼加拉瓜)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89)

1. 通过议程。
2. 纳米比亚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S/10330)。

塞拉利昂代表提出的程序问题

1. 主席：我请塞拉利昂代表发言，他希望就程序问题发表意见。

2. 普拉特先生(塞拉利昂)：昨天会议结束之前，我提出了一个程序问题，要求给愿意观看关于纳米比亚的影片的代表们以机会去看，以便确定是否可将该片列为文献证据，使它在我们当前从事的工作中对安理会有所帮助。

3. 这部影片今天已在达格·哈马舍尔德会堂放映，我和其他代表一起看过了。使我感到满意的是，它代表了纳米比亚领土内可称之为负责的意见的一种不偏不倚的观点。使我更为满意的是，它提供了适当的直观形象，帮助我们就现在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公正的和不偏不倚的立场。

4. 由于这部影片是在安理会以外放映的，它不能构成安理会记录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它所包含的文献资料对安理会的工作有着莫大的好处，我认为应该将它列入我们的记录。我还认为，能将它列入我们的记录的唯一途径，只有在安理会集会时予以放映。仅仅把它作为一部递交的影片，或者因为有几位愿意观看的代表在安理会的正式会议之外看过这部影片，都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份记录。

5. 因此，我正式提出这一程序问题，提议这部已于今天下午三时非正式放映的关于西南非洲——我们称之为纳米比亚——的影片应由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正式向安理会放映，以便使它成为安理会的文献记录的一部分。

6. 我这样做，是因为南非外交部长马勒先生企图要我们相信，他所谓的西南非洲——我们称之为纳米比亚——的情况是象他所描绘的那样。他给人的印象是纳米比亚的一切都是无限美好。我已经获悉，马勒先生在安理会〔第一五八四次会议〕发言之后的第二天，象乌干达总统这样一位要人就与马勒先生的政府进行了接触，表示愿意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去亲眼看

看种族隔离的种种功德。当然，对于南非的诚意，我们是有能力自己作出判断的。我们知道，这一提议立即遭到了拒绝。南非所关心的，只是要使它的国家元首本人或他的政府中的某些部长在非洲国家之间取得某种形式的国际承认。

7. 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就在今天，《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有关西南非洲的文章，文章表明，南非政权对赞比亚正在采取敌对行动，与葡萄牙在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所作所为几乎如出一辙。

8. 所以，我们有必要观看这部公正的、不偏不倚的影片，并且切实保证将它列入我们的记录，以正视听。因此我正式提议，我们在今天下午三时看到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影片，应成为我们当前正在讨论的议程项目的安理会文献记录的一部分。

9. 主席：各位代表都已听到了塞拉利昂代表就程序问题提出的建议，即把我们有幸看到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影片列为这次会议的正式文献的一个部分。哪位代表要发言？

10. 科斯久什科-莫里泽先生（法国）：我认为安理会在这个问题上已是很宽宏大量的了。就我本人来说，我对这部影片不作任何评价。我设想，如有必要，一部记录影片也还是完全可以编入一个理事会的文献的。不过，对于那种形式的文件，我感到还无从表明我的态度。这部影片是谁摄制的？对于这部影片安理会取得了什么保证？它的具体性质如何？至少该有某种初步的调查。另一方面，我必须向安理会提出警告，如果我们开始接受这种形式的文件，那么也许就会有其他代表团，特别是南非代表团，以及其他会员国，同样希望提供一些影片作为安理会的文件，那样一来，安理会岂不就要成为电影俱乐部之类的东西了。我认为，我们是在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上冒险行事。我对这部影片本身毫无反对的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在当前情况下把这种形式的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未免有点轻率。因而，就我本人来说，不能接受向我们提出的这一建议。

11. 普拉特先生（塞拉利昂）：我注意到法国代表对这部影片本身丝毫没有反对的意思。的确，对于已经作出的发言，如果我们都非要加以评价，表明同意或不同意，或者我们认为哪些是建设性的，哪些是

非建设性的，那就会变得太主观，安全理事会势必就无法进行它的工作了。

12. 重要的一点是这部影片是否与纳米比亚有关，还有一个重要之点是它是否有助于我们得出公正的结论。

13. 至于这部影片是谁摄制的问题，我们必须查明，以便确定它的真实性。我可以提供一点情况，它也许会使法国代表感到满意，摄制这部影片的机构正是英国广播公司。这就是我要提供的信息。联合王国的代表也许愿意对此有所补充——尽管由于明显的理由，要给这样一类影片标明其生父的姓名，确实很难办。

14. 至于另外一个意见，说什么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一部影片，那就没有办法阻止任何别的代表团提出另外一部影片，我说那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南非希望放映一部对我们能有帮助的影片，我们又何必要加以限制呢？南非是否要给我们放映它的影片，完全听其自便；只要我们确信它对我们有帮助，那我就准备对那部影片提出同样的建议。我们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电影俱乐部，就象安理会决不会因为我们接受文献证据而变成一座图书馆一样。

15.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我恐怕没有看过这部影片，不过我愿意承认它是英国广播公司摄制的。不管怎样，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停下来，好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虽然在原则上对这部影片毫无反对之意，但我所关切的不仅是眼前这部影片而已。在过去两个星期中，我们在安理会上毕竟讨论了五个不同的问题，如果都有可能放映影片，并且必须由我们判定这些影片是否适宜作为证据提交安理会的话，我们就不免要碰上一大堆工作了。对这问题，我本人确实希望再思考一下，或许我的同事中有些人也有同感。

16. 奥尔蒂斯·德罗萨斯先生（阿根廷）：今天下午三时放映影片时，阿根廷代表团是在场的，我们全神贯注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全片。

17. 我非常理解促使塞拉利昂外交部长提出他的程序问题的心情，然而，事实是，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中没有这类规定。因而，我想知道，作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是否可以——为了使该片成为正

式记录，这正是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的目的——由安理会决定将该片列入其档案，并根据议事规则第四十九条的精神，供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观看。换言之，凡有兴趣观看该影片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均可在适当的时候要求秘书处为他们个别或分组放映。不过，该片是否应该列入安理会的档案，并且供要求观看的各理事国代表观看，就象他们有权根据议事规则第四十九条要求查阅任何发言的逐字记录那样，这个问题应由安理会作出决定。

18. 我相信，如果我们采取这一做法，就可以避免一场程序性的辩论，我们就可继续讨论实质问题。同时，我相信，这样我们也就维护了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的合法的关注，他希望这部记录影片不要被人置诸脑后。

19.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只想谈谈我们代表团的意见，并且说明我们对开此先例感到关切。据我了解，这部影片已经让人看过，并将在第四委员会再次放映，作为一个证据来帮助人们作出决定。但我对于拼凑起来表明一个观点的电影感到不安。我们国家充满了这种电影；你能看到代表一个争端的正反两方面观点的电影。我喜欢看电影；我认为看电影可以是很愉快的。但是，我为开创一个先例感到担心。虽然我们杰出的和口才很好的塞拉利昂同事说过——我想他是以一种胸怀坦白和公正的崇高精神说的——他对于可能表现另一方面的观点的影片表示欢迎，可是，我们的经验——这种经验或许只是完全从我们自己的电视和电影宣传工具方面得来的——证明这种做法可能将走向极端，并且可能导致开创一个我们认为大家都会感到遗憾的先例。

20. 我认为，也许最好的办法还是请这位外交部长用他自己的话叙述他看完这部影片的观感并列入记录。我想敦请他不要只考虑这一具体事件，而要考虑到我们一旦让安理会的会议厅成为放映或长或短想要说明某一观点的电影的场所，那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因为我担心我们将会引起一场电影之战。我想就在第二天又会有别人在这里放映一部昂贵的记录影片，试图说明另一种观点。

21. 就我来说，我希望看到我们都能尽量克制自己，以使用语言方式为限。虽然不可能总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一定要敦促在这次尽量做到。

22. **中川先生**(日本)：在我对此项建议还没有形成定见之前，我希望听听秘书处对这两个问题的意见。第一，议事规则中是否有任何规定，可使一部影片成为安理会正式记录的一部分？第二，对于这样一个程序，是否有先例？

23.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希望重申我昨天〔第一五八八次会议〕说过的意见，即我们似乎在朝着复杂化迈进。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是相当简单而直截了当的。如果在安理会的做法上无此先例——我一时也想不起有过什么先例——联合国的其他机构，特别是二十四国委员会^①的做法说明，曾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放映电影。第四委员会也曾放映电影。此外，还有一个例子，美国代表团曾想在第三委员会放映一部与其代表就某一社会问题的发言有关的影片。

24. 因此，已有多次先例。不过，是否就此强迫安理会每一位理事国代表都得看这部影片呢？如果你不想看，那就不看。这一情况，无疑是适用自由选择这个原则的。据我对塞拉利昂代表的建议的理解，他是希望把所有有关该影片的讨论都载入逐字记录。在这个意义上，它将是安理会的一个文件。另一方面，把一部电影作为安理会或大会的文件来发行，是不切实际的。总而言之，任何一位代表，想看这部影片的就看，不想看的就不看，悉听自便。

25. 今天，有一批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包括我本人在内，观看了这部影片，我是高高兴兴地看的；这部影片是有教益的，它使我对纳米比亚的实际形势以及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都增长了知识。观看记录影片是有好处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大量影片正在摄制出来，反对看电影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这必须按自由选择的原则行事。根据今天这场电影的到场人员来看，某些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没有在场。那有什么关系呢？谁也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因为这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

26. 根据这一理由，我建议我们不宜把这个问题搞得复杂化：如果有必要，有机会，或者有要求观看一部与审议中的某一特定项目有关的记录影片，这

^①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无疑是个自由选择的问题。凡是愿意观看的人都可以看，如果有谁愿置身事外，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27. **主席：**看来我们可以将情况归纳如下。塞拉利昂代表昨天邀请我们去看一部关于纳米比亚的影片，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他现在要求将该影片列为这一项目的正式文献以利安理会的工作。当然，塞拉利昂代表有权在这次会上就关于纳米比亚的影片发表任何他希望发表的评论，这样，他的发言就将列入这次会议的正式记录。不用说，这是他应享的一种权利。

28. 另一方面，安理会显然没有这样的先例，把影片列为正式记录。

29. 不过，阿根廷代表刚才说的很重要。他提出是否可以有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使该影片成为正式文件，从而得以归入秘书处的档案，以供安理会各理事国随时想看就看，这样他们能对该影片作出判断。阿根廷代表的这一建议或许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30. 日本代表向秘书处提出问题问道，暂行议事规则中是否有任何规定，准许将影片列为安理会的正式记录。他还问是否有此先例。本主席获悉，并无将影片列为安理会正式文件的先例。因而，我建议我们应采取下列程序：这部影片应列入秘书处的档案，并为所有希望观看该片的安理会理事国放映；关于这部影片的合法性、它的来源等一类问题，塞拉利昂代表可以答复。如果我们大家都努力合作，我们就可能找出一个解决办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这一项目的实质，我认为这是办得到的。

31.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想补充一点，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可邀请其认为合适的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向安理会提供情况。在当前的问题上，我们听取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的陈述。我想谁也不会愿意对他在我门当前审议的问题上所具有的资格表示异议。作为他向安理会提供的情况的一个补充部分，他盛情提出请安理会各位理事国代表观看一部影片——一部记录片，不是一部艺术片。凡是愿意看的都已经看过了。

32. 我记得有一个提出实物证据的事例。有一次，在冷战的最冷酷的时期，安理会的美国代表，已故的参议员奥斯汀，展示了一件苏联的自动武器。他干脆把它交给安理会理事国代表传观触摸，声称是在

南朝鲜被发现的。当时，苏联代表成功地作了解释，说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苏联武器落入了在我们领土上的敌人——希特勒侵略者——的手中，因此在大战以后，苏联的自动武器在世界各地出现是不足为奇的。由于这个理由，这种证据是很成问题的。尽管如此，美国代表仍然认为展示这件具体物品作为证据是必要和适当的。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尽管在形式上和一般的材料不同。因而，我并不是说，每一件作为证据提出的实物或每一部记录影片，都应该视为安理会的文件，而是说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并不禁止建议安理会理事国代表看一场电影。接受了这种材料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可以自己决定该材料是否有说服力。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无须再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

33. **裴杰特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国代表团认为阿根廷代表的建议有其长处，主席先生，你已经用你一贯的杰出口才对这一建议作了阐明。然而，如果阿根廷的建议引起争论的话，我建议我们在安理会正式会议之外进行私下协商，由我们自己来讨论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的建议；此刻，我们则继续就纳米比亚问题进行辩论。我相信外交部长不会反对这一建议。

34.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我国代表团有幸看过了该影片，它对我们对纳米比亚的认识启发很大。这部影片的价值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驳斥了几天以前南非的马勒先生在安理会〔第一五八四次会议〕发言时提出的许多大言不惭的主张。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不仅必须接受这部影片，而且应该以文件形式，提供该片的对话以及片中提出的问题和答案的文本，以便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阅读。我们手头如有一份书面记录，比起不得不去看一部影片来了解它是什么内容，那要方便得多。

35. **普拉特先生**(塞拉利昂)：我相信，各位代表的发言，都证实了这部影片的价值及其具有帮助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重要性。我们听到的保留意见，都不过是涉及有无先例和程序问题。就这一点而言，我在提出有关程序的程序问题时，措词是经过斟酌的。安理会谅必记得，我说过我正式动议我们要求秘书处搞到这部影片并给我们放映，以便它能成为我们记录的一部分。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它规定为审议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安全理事

会可邀请秘书处人员或其他人员提供协助。我认为我的提议完全符合第三十九条规定。不管怎样，似乎我们还需要对这个问题再作考虑。联合王国的代表说他要进一步思考这件事。看来还有其他代表团也希望这样做，其中有索马里和叙利亚代表团。

36. 因此，我愿意接受这个建议，我们暂且搁下这个程序问题而开始讨论我们当前的议程项目，听取希望发言的代表们的意见，也许还要举行一些非正式的讨论；同时，我保留在下次会议上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只要我们就该程序作出决定，不管我们同意在今天、或者明天、或者下星期来解决这个问题，都无损于我所提出的这一建议。

37. 最后，我想说一句：安理会的议事程序是它自己可以作主的，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不能因为没有先例而阻碍安理会在审议其议程中的事项时得出正确的结论。

38. **辛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我绝对不是想要拖延我们对于这件事的辩论，不过我想谈谈我们正在辩论的这个问题。

39. 这是一个特别不正常的事例，因为安理会不能派出联合国使团前往南非非法管理的这块地方。特设小组委员会甚至不能到纳米比亚去亲自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

40. 所以在塞拉利昂外交部长表示同意南非也可以向安理会提供影片时，我认为他确实是很度量的。我认为今天就应该开创这个先例，因为安理会没有掌握必要的情况，它不能到纳米比亚去，也不能派出联合国使团到纳米比亚去。

41. 此外，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允许这样做，并且可以说有过先例——固然不尽相同，但是影片是一种掌握情况的工具，而安理会必须使自己掌握情况，并且通过现代化的工具做到这一点。

42. 如果塞拉利昂外交部长的建议今天通不过，我国代表团对这个问题将保留发言权。但是我同意这一意见，即建议需要进行磋商，因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项。

43. **主席：**我感到高兴，由于塞拉利昂代表的大力合作，我们今天下午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塞拉

利昂代表一定很高兴，因为我们在这里交换意见已经表明，我们对于把这部影片收入秘书处的档案的可能性或把它列入安理会的记录的可能性是重视的。因此，我将进行非正式的磋商以求作出一个适当的决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达荷美、埃及、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肯尼亚、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尼日利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多哥、突尼斯、乌干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26)；

(b) 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报告(S/10330)

44. **主席：**根据安全理事会以往所作的决定，并得到安理会的同意，我请参加当前辩论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在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45. 我请苏丹、埃塞俄比亚、南非、利比里亚、圭亚那、乍得、尼日利亚和毛里求斯的代表在安理会

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E.O. 奥格布先生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M. 哈立德先生（苏丹）、T. 马康南先生（埃塞俄比亚）、H. 马勒先生（南非）、J.R. 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S.S. 兰法尔先生（圭亚那）、B. 哈桑先生（乍得）、O.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和R. 兰普尔先生（毛里求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46. 科林·克劳爵士（联合王国）：自从关于纳米比亚——西南非洲——问题的辩论导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2145(XXI)号决议，甚至在这以前，我国代表团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难题。表面上看来，某些提议显得很简单。南非作为委任统治国，承担了某些义务。例如，它负有最大限度地促进该领土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福利及社会进步的责任。可能已经取得了一些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但是，与此形成对照，南非把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引进了该领土。

47. 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政府看来，而且看来是明显地忽视了根据委任统治书它所承担的道德义务。这是大家公认的无可置疑的事实；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是一致同意的。

48. 但事情并不完全那么简单。暂且不谈大会是否有权作出决定而不是提出建议这个问题，这方面宪章已有规定，在第 2145(XXI)号决议通过时，我的政府认为，国际联盟以及作为国际联盟的监督权的继承者的联合国，都无权片面地终止委任统治。这首先是个法律问题。对待这一类问题，联合国不能在义愤或感情的基础之上采取行动，不论这种义愤或感情是多么深切或多么合理。——事实上也确实是合理的。在我们要对一个会员国采取某种立场之前，尤其是在我们考虑要对它采取行动之前，我们全体都必须充分确信，我们是在完全符合法律的基础上行事的。

49. 本着这种精神，我国政府对国际法院今年六月发表的咨询意见^②进行了缜密细致的研究。我想我

^② 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 16 页。

有义务把我们得出的结论向安理会和国际法院作一番坦率的——但是我希望不至于是太冗长的——解释，特别是因为我国政府不象其他一些政府那样曾参预国际法院的诉讼。

50. 咨询意见中有一点法律的解释，它所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越了当前纳米比亚问题的范围。因此我想首先谈这个问题。我指的是咨询意见的那一部分，它断言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某些决议在法律上是具有约束力的。

51. 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多数意见中的这个部分，有可能招致最严重的法律上的异议。有一些代表团可能曾经希望安理会作出具有约束性的决定；为此目的，他们确实提出了一些裁定意见，以便使情况适合于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但是这些提议都没有被采纳。我国政府认为，在安理会和在理事国间的磋商中的事态发展并不证实国际法院的意见中所肯定的事实结论。作为一个法律问题，我国政府考虑，只有在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断定存在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时，安理会才能作出对会员国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决定才具有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约束力。在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问题上并没有作这样的断定。

52.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同意，这个问题是影响安理会的全部工作，并关系到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实际上几乎关系到提交给我们的一切问题的。仅仅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讨论另一争端时，便已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这个问题。

53. 我想说句公道话，国际法院对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所具有的效力问题的某些论据，不仅使我国代表团，并且也使联合国会员国普遍地感到惊讶。安理会议事国以往对各项决议草案是根据一项明确的理解决定它们的立场的，即只有当安理会根据第三十九条已经作出判断时，它所作出的决定才能对会员国有普遍的约束力。如果这一点不再被接受，那末根据一项明确的理解——即对安理会的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的理解——而形成的工作基础，就可能受到严重的损害。因此，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我们继续遵照这一理解行事，肯定是符合我们全体的利益的，该项理解完

全符合我已提到的宪章的规定。不然的话，一个不稳定的、潜在不和的新根源必将使安理会所面临的本来就很困难的任务更加复杂化。

54. 现在我要谈谈咨询意见的其他重要方面。让我再次说明，我国政府完全了解这些法律争执的历史复杂性，也充分体会到那些人们的焦急心情并寄予同情，他们因为迟迟不能达到目的而感到沮丧，这些目标受到最可理解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情的激发。我们并不小看这些因素，但是我希望在我把话讲完之前提出一个补救办法，一条可能向前走的道路。

55. 在法律上说来，问题的关键涉及终止委任统治。国际法院的意见承认，联合国终止委任统治的任何权力都取决于国际联盟时期所处的地位，因为委任统治制度是凡尔赛和会在国际联盟的体制之内建立起来的。因此，第一个问题便是国际联盟是否有权单方面终止委任统治。关于这一点，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和委任统治书本身都没有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授与这种终止的权力。在建立委任统治制度时，确实讨论过关于撤销的意见，但遭到了反对，所以这一意见既没有订入国联盟约中，也没有订入各个委任统治书中。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作出有权单方面终止的推论。而且，认为存在这种权力的意见并不符合委任统治制度的性质。这一制度没有给国际联盟什么执行权，而只给了它一个接受报告和审查报告的权力。

56. 进一步说，即使对于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书那时被理解为在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就含有某种可能予以废除的意思，在其盟约范围内行事的国际联盟行政院，也不见得有权行使这一权力而无须取得委任统治国的同意。国联盟约第五条规定，“除另有明白规定者外”，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决定应得到全体同意。根据第四条，委任统治国有权出席有关委任统治的行政院会议并有表决权。因此委任统治国便能阻挠通过任何谋求确立并实施废除委任统治的权力的决议。不管我们在这一方面对盟约的草拟有何看法，实情便是这样。盟约里包含了若干对全体同意这一规定有限度的例外情况。然而，并没有任何规定可以剥夺委任统治国的表决权，从而使行政院可以在委任统治的问题上行使任何权力而无须得到委任统治国的同意，包括废除委任统治的权力，如果委任统治确已存在的话。尽管在

国际联盟的时代曾经有过违犯委任统治书的指控，国际联盟却始终未曾有过废除委任统治的事例，甚至从未想这样做，这一事实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57. 我现在谈谈大会第 2145 (XXI) 号决议。大会是根据宪章建立的一个机构，它只能在宪章授予的职权范围内行事。宪章上载明的授予大会的职权，除某些例外情况，只是提出建议。这些极其有限的例外所涉及的便是利比里亚国务卿已经提到的〔第一五八五次会议〕那些事项，例如接纳新会员国、批准预算和分配经费之类的事情。在这些例外情况中或宪章的其他部分都未规定授予大会以终止委任统治所必需的权力。因此，这些例外情况与当前的问题无关。大会并不具有执行性质的普遍职能，而且，除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例外情况之外，宪章里也找不到任何根据可以给它加上一种职能，让它去通过一些具有非建议性的实效的决议。本着这种理由，一九六六年讨论第 2145 (XXI) 号决议时，联合王国代表团与其他一些代表团，对该决议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表示了严肃的保留意见。国际法院里的辩论对这个问题的探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但是我有责任说明，我国政府在对这个问题作了最郑重的考虑之后，仍然未能接受咨询意见中提出的维持第 2145 (XXI) 号决议的有效性的理由。

58. 因此，总括起来说，要使我国政府能够同意具有终止委任统治权力的观点，就要确立某些法律的前提。我们经过考虑之后认为，无论是就国际联盟而言还是就联合国大会而言，都还没有确立这样一些前提。由于联合王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不曾有效地终止委任统治，我们不能接受国际法院从一些不同的前提所推断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也不能接受国际法院在其咨询意见第 133 段中提出的结论。不管我们大家对南非管理该领土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我已经说明了自己的政府对这一点的看法——我们所面临的仍然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我国政府在过去所面临的严重的法律上的困难现在仍然未能消除。

59. 自从咨询意见发表之后，在各个场合都有人提出过，并且确实就在安理会我们自己的审议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国际法院提供的咨询意见现在对整个国际社会都具有约束力。利比里亚国务卿说得很对，当然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国际法院所提供的一项咨询意

见有权得到，并且必须得到最尊重的考虑，尽管每个政府在估计法律上的立场时会对此作充分的考虑，但这样一项意见在法律上是没有约束力的。国际法院提供了咨询意见，各国政府并不因此就不自己去极其郑重地考虑每个有关的法律因素，形成自己对这些因素的看法，然后忠实地、严肃地得出法律结论，这样的结论是根据它们的判断通过上述的过程而得出的。我国政府就是这样做的。

60. 根据我国政府就法律方面所取的立场，我现在谈一谈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在其报告(S/10330)第18至20段中提出的各项建议。

61. 我主要只谈A和C两个部分。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释为什么B部分中的建议不能为我国代表团所接受；的确，即便咨询意见被接受了，这个部分中的许多建议，看来在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所采取立场中也找不到任何根据。

62. 至于A部分中的一些建议，我们就作了相当不同的考虑。即使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这些建议所根据的基本前提，因而也不能支持这些建议，我们对草拟这些建议时所表现的相当克制和和解的精神还是欣赏的。我们对于它们所表达的某些感情具有同感。我国政府同意认为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至为重要，并对任何违反人民的意愿而旨在破坏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措施感到痛心。我国政府认为，一切影响纳米比亚人民权利的事项都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休戚相关；我们确实同意塞拉利昂外交部的意见，即联合国之所以对纳米比亚关注，主要是为了增进该领土居民的权利和利益，南非对该领土的管理也应如此。我们辩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头脑里居于第一位的应该是该领土的人民的利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但是，正如我先前提到的，大家一定也都同意，如果我们对一个会员国采取某种立场，我们必须绝对确信这一立场具有健全的和合法的基础：含义是很清楚的。遗憾的是我国政府认为，恰恰就是这个法律基础并未得到证实。

63. 我国政府看来，建议的C部分具有建设性的思想，包含了向前推进的萌芽。不论法律地位如何，南非政府事实上管理着该领土。现实主义表明，只有

和南非政府进行谈判，该领土居民的福利才能取得进展。我们也同意，进行商讨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

64. 我们一贯申明，我国外交大臣在大会(第一九四四次全体会议)发言中也已重申，要通过对话而不是通过对抗才能取得进展：首先是取得有利于有关人民的进展，他们是人，而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政治棋局中的小卒。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我们应采取的途径。在复杂和困难的情势下，这一途径至少提供朝着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前进的某种前景。

65. 有待讨论和谈判的事项为数很多。它们可以涉及为一项纲领达成协议而采取的一切适当的途径，这纲领将使该领土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而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权利。已经提出了好些建议，这些建议肯定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能够理解，提出其中某些建议时采用的词语可能曾经招致许多人的不满。尽管如此，我相信，可以使自决权有各种可行的办法得以实现，并且在适当的安排下，确认纳米比亚人民的愿望，而所采取的途径足以减轻合理的忧虑。或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采纳这样的建议，就是秘书长或者他的代表可以访问一下该领土？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样做和他们所持的该领土的法律地位的观点是难以相容的。尽管如此，难道这不是一条十分有趣的可取之途，它可以不损害法律地位而又为进一步的调查提供了保证吗？

66. 就我国代表团而言，我们切盼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共同敦促南非政府采纳谈判的途径——我们认为就南非政府方面来说，它责无旁贷地应该对这一途径作出反应并进行合作，以保证纳米比亚各族人民可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他们的正当的、应有的并且是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

67. 当然，谁也不能保证，谈判一定会取得成功，或使双方都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尽管如此，循此方针，谋求进展，似乎是可供我们选择的最积极的办法。不论我们对于法律方面持何见解，难道我们不能同意，我们应该对摆脱冲突道路的一切可能性作一番探讨吗？而这条冲突道路看起来除了使形势恶化外是无法改变当前已成事实的状况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务必要作这一尝试。

68. **主席：**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南非外交部长。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69. **马勒先生**(南非)：我愿意简短地评论一下这次辩论的若干主要方面而不牵扯一些枝节问题。

70. 关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某些发言人极力主张安理会应以此意见为其出发点。还有一些人似乎认为联合国会员国和安理会理事国受到某种限制而不得争论或怀疑多数意见的正确性。任何这样的说法当然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顾名思义，一份咨询意见只是供咨询的。它具有的分量，归根结底取决于它的推理的说服力。由于我已提出的一些理由，南非政府认为多数意见的道理不具有最起码的说服力。

7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辩论中，没有一个发言人就我对咨询意见的批评作出回答。关于这点，我想简单地提一下我早先的发言中提出的三点主要意见。

72. 第一点是关于大会的权限问题。我曾说过，“除了一些从未引起争论的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况之外，宪章授予大会的仅仅是讨论的权力和建议的权力”〔第一五八四次会议，第98段〕。那么按照宪章，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明第2145(XXI)号决议是正确的呢？国际法院自身也未能说明其根据。

73. 在安理会上也没有人提出过任何可接受的宪章根据。因为，说什么大会在接纳会员国、批准预算或分配经费这些方面能够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那是没有用的。宪章中对这些事项作了明文规定——它们便是我说过的某些不重要的例外情况。但是授予第2145(XXI)号决议权力的规定又在哪儿呢？我们问过大会，我们问过国际法院，我们问过安全理事会。但是我们得不到答复。

74. 那么，有什么理由可以指责我们对抗呢？当我们确信第2145(XXI)号决议以及由此产生的若干决议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并且没有人对我们就这方面提出的论点作出回答时，指望我们接受这些决议难道是有道理的吗？

75. 我对咨询意见的第二点主要的批评，是关于国际法院认为安理会应有的权限问题。理事国会回忆

起，国际法院以微乎其微的理由对宪章第二十四条作了一个极其广泛的解释。虽然不止一个发言人在那里给法院的这个裁定作了辩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咨询意见中的缺乏道理帮不了什么忙。

76. 现在我谈谈法院对南非在该领土实施的政策的指责。我对这一点的批评是，法院的评论和它的结论是不相干的，因这些评论是在法院拒绝听取证词并且对于本来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获得的证据也不予置理以后发表的。这一批评迄今未获答复。

77. 在安理会上也曾提到了公民投票的问题。有些发言人反对这一意见，而另一些人则给予有保留的支持。当然，如果安全理事会自身需要就此通过一项决议，这一决议是会提交我国政府的。

78.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也想提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某些发言人曾力求表达一种意见，即南非认为它“拥有”或“占有”该领土，并且打算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继续占有”该领土，至少也要到下个世纪。另一些人说原因是象他们声称的一样，南非正在从该领土捞取经济利益。在辩论中甚至还有人说这就是南非不惜耗巨资来开发该领土的原因。

79. 让我现在就在这里断然申明，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南非不要求，而且也从未要求占有这块领土。我们对该领土的目的既不是扩张自己的地盘也不是敛财致富——既不要领土也不要别的。事实上，政府在该领土上的支出远远超过了收入。我们的目的是引导西南非洲的各个民族按照其意愿走上自决的道路，并通过一切方面的发展，使它达到完全的自治并最终实现独立，只要他们有此愿望。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确保该领土的和平发展，而这是整个南部非洲的和平和稳定所必不可少的。

80. 也曾有人声言我先前的发言中所引述的各种新闻报道都是“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南非的指示的，即令它们看来出自外国记者的手笔。”

81. 那一天我只提到了最近报道了西南非洲情况的几家新闻社、杂志和报刊的名字。我本来也很可以同样地引述另外一些报道来支持我的发言。所有那些报道都是由世界上的一些最有名望的新闻机构发出的。

82. 我只能说我觉得不胜荣幸，居然有人会认为南非有力量对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机构发号施令——况且还不仅指示它们必须首先报道西南非洲的情况，而且还能指示它们应该报道什么，乃至应该如何报道。

83. 最后，有人问我，如果说的关于该领土的情况是事实的话，那么南非为什么不与西南非洲理事会进行合作，并同意其成员访问该领土，以满足他们要求了解当地局势的事实真相的愿望。

84. 我想答案是在座各位都熟知的。我们拒绝与该理事会打交道，因为我们不承认第2145(XXI)号决议有效以及由此决议而设立的理事会。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东西需要隐瞒。我们过去曾在各种场合邀请本组织的代表和著名人士访问该领土，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我们也曾邀请一些外国使团的团长去那里访问，有些人也利用了这个机会。如果还有别人想去，我们的邀请仍然有效。我们邀请过国际法院去参观访问。前几天我曾又一次向联合国秘书长或他的代表发出邀请。

85. 尽管我们方面作了上述种种努力，把西南非洲的真实情况公诸于世，但我们还经常遭到指责。这些指责不是根据客观证据，而是根据那些对于该领土一无所知并且从未去过那里的人的报道，要不然就是根据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该领土的情况所作的歪曲报道。歪曲事实和颠倒黑白，怀有私心的请愿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如今天所放映的这样的影片——全都毫不置疑地被当作是真情实况而予以接受。

86. 另一方面，那些毫无疑问是公正而诚实的人，曾亲自去过该领土的人，曾亲眼看见过那里的情况的人，没有个人打算的人——对于他们的意见和评论，却不是一笔抹杀，就是置之不理。

87. 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在以往几年里曾在各种场合毫无限制地提供有关该领土的情况材料，特别是向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提供。那些以统计数字为依据的材料是用成百页的书面文件写成的。就在前几天，我还向安理会简述了该领土最近发生的较重要的发展情况。我还提供了最新的和无可辩驳的统计数字来说明正在取得的进步。

88. 安理会内的反应是什么呢？不是客观的讨论，而是对我谩骂，并指责我歪曲事实和捏造数字。我听到的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对我们在这该领土上所取得的真正成就进行轻蔑的诽谤。而在我提出一些根本的法律问题要求得到答复时，反而说我为了混淆争端而一味进行“法律上的诡辩”。我提供的材料和统计数字全被说成是假的，是巧妙的宣传手法。但是没有一个发言人能证明这种种说法有什么根据。

89. 毕竟重要的还是该领土各族人民的利益。是他们的未来和福利正处在危急中。

90. 就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已为该领土的居民的物质福利作出了真正的、意义重大的贡献，也已许诺他们独立，如果这是他们的愿望的话。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和平发展的途径保证完全实现他们的抱负。

91. 关于给安全理事会放映电影一事的讨论，我再说几句。在适当的时候南非可能也希望利用一个机会给安理会的代表们放映一部有关西南非洲领土的电影，我非常希望把这一点列入记录。

92. 中川先生（日本）：阁下，首先我愿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这个崇高职务。我也愿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非常高兴地在你有才干的和经验丰富的领导下参加安理会的各项活动。你对我这个离职的主席所说的那些非常美好的话，我也表示感谢。我也想感谢苏联大使马立克先生对我所说的非常夸奖的话。

93.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已要求安理会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对纳米比亚问题进行审议。我国政府欢迎这项咨询意见。该意见实际上确认了联合国终止南非的委任统治、并在该领土独立之前承担直接管理责任的决定的有效性。日本一贯支持联合国这一决定。

94. 虽然我们并不完全同意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所说的全部理由，特别是它对于宪章的某些解释，但是我们毫不怀疑咨询意见的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认为，安理会为了重新努力寻求纳米比亚问题的一个和平解决办法，在制定实施安理会的各项有关决议的方式方法时，应该尊重这些结论。

95. 我愿意先简单地说明一下我国政府对南非

继续在纳米比亚领土留驻的基本立场，然后再谈谈为了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的局势，安理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

96. 纳米比亚当前的局势使我们深感关切，特别是由于据报道正在该领土加速推广和实施南非的法律——种种行动旨在破坏纳米比亚的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采取不断地按种族和部族进行分割的办法，同时把该领土整个并入南非国家。日本不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拥有权力，并认为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因此，南非有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要它立即撤离该领土的各项决定。

97. 我国政府的立场进一步认为，在纳米比亚人民得以按照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自由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之前，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责任。

98. 我们在纳米比亚没有外交、领事、贸易或其他的官方代表。我们在其他任何地区也没有可能意味着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拥有权力的官方机构。我也希望着重说明，没有任何日本企业曾在纳米比亚进行投资。此外，日本政府从未与南非缔结任何承认或意在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拥有权力的双边条约，将来也不打算这样做。

99. 现在我谈谈安全理事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我想着重指出，压倒一切的考虑必须是纳米比亚人民的福利。国际法院咨询意见第 122 段、125 段和 127 段中，都说明了这一点。

100. 我也相信，在充分实现纳米比亚人民权利的问题上，采取一种现实的、逐步的方法是明智的。当然，为了确保行政权力能有效地转让给纳米比亚人民，必须有一支能够在该领土履行行政职责的文官人员的队伍。日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积极支持这样的想法：设立一个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会，在各个领域为纳米比亚提供援助，特别是要为纳米比亚人的一项教育和训练的综合计划提供经费。

101. 根据这些考虑，同时也根据前面已经阐明的我国政府的基本立场，我国代表团将研究载于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以及向安理会提出的任何其他建议。

102. 我愿意借此机会对特设小组委员会完成的工作表示赞扬。依我看来，载于报告中的建议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审议的基础。

103. 我国代表团大体上同意 A 部分中表述的看法，这些看法在特设小组委员会里面似乎也是相当一致的意见。尽管这些建议看来和安理会过去的各项决定没有什么重大的背离之处，但是鉴于国际法院的最近的咨询意见，这些建议还是有用的和有意义的。

104. 我国代表团也可以支持 B 部分中表述的某些看法。首要的一点，我们承认武器禁运对纳米比亚领土和人民所具有的意义。然而，对报告中那一部分的某些其他建议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特别是一旦把这些建议付诸实施时要对它们的实际含义作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要求特设小组委员会继续审议这些建议是恰当的。

105. 我们也赞成载于 C 部分中的建议：即主张邀请南非与秘书长或联合国一个适当的机构进行直接谈判，旨在确保该领土的人民能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然而，我还愿意强调指出，这种谈判的明确目标应该是纳米比亚人民实现完全的自由和独立。特设小组委员会也应该研究这一建议中切实可行的方面。

106. 我希望保留，在我们会议的后一个阶段我可能进一步发表意见的权利。

107. 主席：我个人深为感激日本代表对我本人和我担任主席所表示的赞扬。他们的谦恭有礼并不使人觉得意外，因为这与日本人的众所周知的豪侠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108. 芬奇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我要打破一下我国代表团自从在安理会占有席位以来一贯遵奉的一条规矩——那就是说，不作颂贺之词。我希望向你，阁下，在你就任本月主席之际，表示祝贺。这个月看起来不是更忙的话，也会和前两个月一样繁忙。我之所以要打破这条规矩，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里围坐在这张会议桌旁的全体代表都非常感激你，因为你有成效地而且熟练地完成了安理会托付给你的许多困难任务。我们相信，主席先生，在你的出众的、阅历丰富的、卓越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为你本人和你的国家尼加拉瓜已经赢得的许多荣誉中增添更多的荣誉。

109. 我还希望向中川大使表示敬意。在安理会最繁忙的一段会议期间，他以能干、有有效的方式处理了我们的事务。

110. 主席先生，在谈到正在审议的项目之前，我希望告诉你，我国代表团准备就影片的问题举行磋商，这部影片，今天已经给各位希望观看的安理会理事国代表放映过了。同时，我也愿意把这一点列入记录：我国代表团有一位代表曾去看过这部影片，如果我能在下午两点以前听完我国外交部长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而脱身的话，如果后来不被一顿午饭延误了，并和我国外交部长另有公务的话，我本人也会亲自去看的。

111. 纳米比亚——前西南非洲，联合国委任统治下的一块领土——的问题是联合国的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也许没有别的问题象纳米比亚的情况这样，一个会员国一直与联合国组织作对，与本组织的宪章原则作对，与它的集体利益和责任作对。我无须在此刻谈论这场争论的前因后果。这个问题已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深入讨论了几年。意大利曾多次谈了它的意见和申明了它的立场。

112. 今天我也没有必要深谈导致联合国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的事态发展，该决议结束了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我国投票赞成该项决议。我们坚守这项决议；自从国际法院在它的咨询意见中确认了大会该项决定的有效性以来我们就更是如此。

113. 我只简单地谈谈南非政策在整个非洲大陆所带来的消极反响、在前几次会上，我荣幸地听到了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份，以及许多非洲国家的政府人士、杰出的发言人，就这个问题所作的雄辩的揭露之后，我发现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非洲的最有权威的声音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反响。不过我们早已知道这种消极的反响。更近些时候，意大利外交部长莫罗先生在他访问几个非洲首都期间会见非洲领导人时，曾有机会亲身观察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在非洲激起的深切的感情。非洲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的合理反应，只是引起我们越来越大关切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

114. 我们认识到纳米比亚当前的局势是难以容

忍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年轻的、理应感到自豪的非洲国家，它们的独立都是建立在自决的原则和全体非洲人民的完全合理的愿望之上，他们的愿望就是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计划他们的未来，以平等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并在各个领域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他们自己独创的贡献。当非殖民化的进程将近结束，当庞大的——我还得补充说，短命的——非洲殖民帝国已经消失，而纳米比亚以及非洲大陆上同一地区的一些其他领土竟还继续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而且是处于世界上所目睹的最腐朽的殖民统治之下，这种殖民统治是建立在种族歧视、经济剥削，以及把土著居民排斥于国际生活和进步的主流之外这多种不合理的基础之上，这确实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时代错误。

115. 我认为在现阶段没有必要探究这个问题的许多法律方面。前面的几位发言的人都已经很有卓识地这样做了。而且，既然有很广泛的一致意见认为南非呆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就不再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了。

116. 我们同意国际法院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的结论。我们认为它对提交给它的主要问题的论证是合理的。法院也认为有必要对其他各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牵涉到微妙的宪章问题。在我们看来，就这些问题发表的意见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对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没有什么必要。仅举一个例子，法院对宪章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提供了广泛的解释——这样解释是很会引起争论的，并且，我必须说明，我国政府是不赞同的。我们认为，要由安理会来决定什么时候它的决议具有强制性。但是，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必须正视咨询意见的主要部分，即关于第2145(XXI)号决议的有效性和终止委任统治的部分。

117. 南非外交部长历来一再重申——今天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所作的详尽的批判性审查中再次重申——南非仍然拥有管理该领土的权利。这种权利来自何处呢？它拥有这种权利的根据是什么呢？答案是无可争辩的。管理纳米比亚的权利来自一九二〇年由当时组织成为国际联盟的国际社会委托南非的委任统治。如果同意这种看法——正如南非经常主张的那样——即国际联盟解散时委任统治即告终止，那么管

理该领土的权利也就消失了。反之，如果同意另一种看法——就如一切通情达理的人所同意的那样——委任统治在国际联盟解散后继续存在，那么这种委任统治就必须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之下，通过当前国际社会的组织联合国，并且按照旧金山宪章所载明的义务来行使。我们认为别无其他选择。

118. 委任统治有其特定的国际性地位，不能设想它是处于真空之中。它不可能存在于国际社会之外，也不能不受国际社会的监督而存在；就委任统治国的权利而言，它也不可能在委任统治处于中止状态而且它所规定的各项义务以及监督实施这些义务的程序处于永远瘫痪之时，仍然能够产生它的效力，除非南非要我们在某种神授的权利之中为它对该领土的管理找到根据。

119. 正是为了避免产生这样一种不可能有任何法律上的正当理由的情况，宪章才在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七条和第八十条的第二项中都规定，把授予会员国的原委任统治改为托管。南非是唯一拒绝遵守上述规定和由一九五〇年国际法院的意见^③而产生的义务的会员国，并且拒绝进行诚意的谈判以便把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改为托管。

120. 南非随后的行动明显地违反了根据委任统治书而产生的义务，因为它通过扩大镇压性立法的范围，通过实施种族歧视政策，并通过把纳米比亚分割成“土著家园”，同时通过把发达的现代化地区处于不容争夺的白人控制之下，而一直从事把该领土紧紧掌握在它手中。

121. 联合国大会在其第 2145(XXI)号决议中得出了它无可规避的结论，绝大多数会员国今天都承认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管理不再有任何法律依据。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七〇年一月通过的第 276(1970)号决议的序言中重新肯定了大会第 2145(XXI)号决议。如果我们听从那种认为这些决议没有任何效力的推理，我担心这就等于接受这样的看法，即联合国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会员国面前是不能有所作为并且是软弱无能的。

^③西南非洲的国际性地位，咨询意见，《一九五〇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 128 页。

122. 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南非外交部长发表长篇讲话，努力使我们信服，他的国家没有违反委任统治的义务，南非的管理正在增进该领土居民的福利和进步，而且南非政府正朝着委任统治的目标前进，也就是使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治并在最终达到完全自决和独立的阶段。在他发言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回旋于我的脑际：他提供这么多有关该领土的经济和政治进步的情报是否是按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作为向联合国提出报告的一种方式？他甚至邀请秘书长或其代表去访问该领土，亲自去看看该地的情况。此举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按照宪章第八十七条的精神而发出的视察该领土的邀请呢？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正当合理的，因为不管联合国组织对南非提供的说明和情况作何评价——如果是有所评价的话——都取决于对这些问题作何答复。如果南非继续对联合国的权利、利益和权威采取全盘否定和反对的态度，我们就无法得知我们听到的这一讲话的目的和用处，我们也无法得知联合国如何考虑上述的情况介绍。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答，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南非仍然在蔑视联合国，还是正在努力——在它说来是理应如此——使自己摆脱与几乎整个国际社会进行危险对抗的沉重负担。

123. 为了再一次重申我们的立场而说了上面这些话以后，现在我想谈谈为了克服目前的僵局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及为了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即促使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我们能采取些什么步骤。但是，首先让我再提一下，不管我们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方针，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维持完全的统一和团结。我们知道在联合国处于它诞生以来的这一困难而危急的阶段之际，协商一致乃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我们知道，面对南非推行的公然违背国际社会意愿的政策，目前团结一致已经变得更加必不可少。我们必须清楚地表明这样一种统一意志，在纳米比亚摆脱殖民统治之前，我们的统一意志决不会减弱。

124. 我认为没有必要缩小或掩盖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许多复杂情况。如果我们真诚地想为联合国组织采取未来的建设性行动打下一个基础，我们最好充分地估计到一切困难，并深入研究当前局势向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纳米比亚问题根本不是我们可能指望用

匆促的或所谓激进的行动在一夜之间就能解决的问题。联合国将不得不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这个问题打交道：所以它必须准备采取长期的、逐步的而又坚持不懈的行动，首先必须既从短期又从长期的角度对这行动作仔细的考虑，其次，必须遵循不同的方针，并以不同的手段促使联合国能千方百计解决这一问题的各个困难方面。

125. 在当前和近期之内，我认为安理会可以在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报告B部分中一些建议所提供的绝好的基础上着手工作。这些建议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以十分清楚的措词重申纳米比亚要由联合国直接负责，这就等于是庄严地承担责任，不把纳米比亚人民置于殖民统治下，也不逃避我们的责任而满足于一些极端魔术似的方案，这些方案只不过在词句上显得激进，但它们会制造更多的困难或把全部负担都推给非洲国家；第二，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确定一套初步措施，而各国也都能看得出来这些措施是由于委任统治的终止而产生的。

126. 我们认为特设小组委员会应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发展，同时考虑各会员国提出的各项建议，特别要考虑大会设立的十四国委员会^④所做的非常有益的工作，它的任务是为实施第2145(XXI)号决议提出具体方针和办法。意大利代表团不仅在通过该项决议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在十四国委员会所进行的富有意义的工作中也起了积极作用。该委员会所讨论过的许多意见，可以由安理会的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重新考虑。意大利代表团也曾尽力以建议性的方式为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作出贡献，而且我们准备在将来继续以同样的精神予以合作。

127. 主席：我感谢意大利代表对我说的那些好意的话。这些话出自意大利民族的一位杰出的儿子之口，而意大利乃是我自己的国家的可爱的拉丁母国之一，再加上芬奇大使又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位出众的人士，这就更使我觉得愉快。

128. 我刚才接到沙特阿拉伯代表的一封信[S/10353]，要求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允许他参加我们的辩论。按照惯例，我愿请他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J.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129.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感谢主席先生和安理会理事国代表允许我参加辩论。安理会主席是一位表现了有才能主持这个机构并且是来自一个小国的人士，这对像我自己的国家的一些小国的代表来说，感到大有希望，我们毕竟也有建设性的意见，尽管我们没有行使世界权力。

130. 对于安理会正在审议的事项，你们将会从我下面要讲的话中看得出来，我的发言绝对不会以团结一致为基础。并且，我认为，让我来争议包括国际法院的意见在内的法律见解或法院裁决，那是毫无益处的。对一个看来是棘手的问题所已建议的解决办法，我将尽最大的努力避免突然从一个观点改变为另一个观点。不过，我要说，对于种族歧视政策要保持心平气和也确非易事，这种政策的一种牌号，在南非的牌号，叫做种族隔离。

131. 虽然如此，在我发言中谈到种族隔离时我也决不感情用事，因为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谋求解决的办法，而不是为了控告和恶骂或诽谤别人。我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某些方面将是有点标新立异的。

132. 安理会的有些理事国会说：沙特阿拉伯为什么如此关心西南非洲，也就是联合国于一九六六年把它命名为纳米比亚的地方的委任统治呢？请别忘记，我们许多兄弟，我们穆斯林兄弟，是非洲人，而穆斯林是一家人。我们和非洲人有联系——不是通过宗教，虽然确实有许多非洲人早就阿拉伯化了，而且我们都是属于同一文化。来自欧洲或新大陆的一些人都如此关心，以致显得他们简直成了我们当前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的公断人了，那么，我要求发言又有什么奇怪呢？

133. 请允许我说，联合国创建以后的头二十年间，差不多所有的殖民地、委任统治地以及其他非自治领土都已成为独立国家，随即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事实上，剩下有待今日的托管理事会处理的不过

^④ 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

是这些小块的地理实体，例如由澳大利亚管理的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岛屿托管领土。

134. 但是我们不妨探索一下问题的根源，这个问题看来之所以无法解决的原因——虽然南非不理会非洲国家发出的警告，而这些非洲国家也没有充分的权力把南非当局撵出这块昔日的委任统治地，我还是要奉劝我们的南非同事们，与其钻研古代历史书籍，还不如钻研一下较近代的书籍。何以会有西南非洲，或叫纳米比亚这么一块领土，为什么它到今天还成为我们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很坦率。麻烦全出自刚果发生的情况。在主要大国之间因五十年代末刚果的严重局势发生的争执为建立一个附属机构铺平了道路，这个机构便是反殖民主义十七国特别委员会，^⑤其创立的宗旨是有助于铲除仍然存在的，而主要是在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残余。该委员会的成员后来增加到二十四国。我想现在它的成员是二十二国，两个主要的大国已经退出。后来，我们知道大会在一九六七年设立了另一个附属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135. 我不打算说明当初是谁或那些国家提议应设立这个十七国——后来的二十四国——委员会，也不打算说明谁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或者是谁劝说我们设立的。只消说一下它们是主要大国就够了。我不想指名道姓，免得使人受窘。我的看法是一九六六年我在大会的讲坛上也是这么说的——联合国大会终止授予南非共和国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是一个大错误。委任统治本来是授予联合王国的；然而，就象在一张支票上背书转让一样，联合王国便把一块前德国殖民地的全体人民转让给了南非。凭什么权利这样做呢？覆水难收，后悔是没有用处的，事已至此，往者难追。

136. 我刚才说过，南非共和国经联合王国的转手而接过了委任统治——不过是具有一定条件的。为了对联合王国公道起见，我们务必说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也就是根据国际联盟的具体条文。

137. 我生活过的那个地区从前曾经是奥斯曼帝

^⑤ 见脚注①。

国的一部分，后来又被分割成几块委任统治地——而委任统治地便是乔装的殖民地。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在一块委任统治地上生活过，我在另一块委任统治地上造过反；一九二九年我不得不离开那块领土，我又不得不回去。我们知道委任统治是怎么回事。然而，显而易见地是，委任统治地是凡尔赛条约根据一项协议而授予几个大国——它们恰好都是战胜国——的领土，这项协议叫做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协议。一九一七年爆发革命以后，萨佐诺夫被人忘怀，这个协议也就变成了赛克斯-皮科协议。美国在当时还不是一个参与争夺的大国。

138. 美国总统威尔逊先生在凡尔赛宣布了十四点——我是那个时代的人；我现在并不是在背诵历史书。我们曾经亲自卷入凡尔赛，我们这些人当时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我必须说明，俄国人把那个秘密协议交给了德国人并且退出了协议；他们不需要任何领土——他们在苏联的领土够多的了。这个协议就成了赛克斯-皮科协议，我们忽然发觉自己被分为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人得到了最大的份额，包括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一九二〇年，他们甚至还企图把法国人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搞垮，但是他们未能成功，因为他们捧上台去的一位埃米尔——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为英国效劳而被法国人撵走了。

139. 我们忘不了那些时日。我们是受害者，是委任统治下的无权无势的受害者。但是那些委任统治也有一点好处。根据它们的条文，委任统治国自身承担起一项责任，要准备那些领土的人民最终实现独立。委任统治是分成几等的，A、B、C 等等。据我所知，西南非洲被列为 C 级委任统治——南非的外交部长马勒先生，我看他坐在这儿，他可以告诉我究竟属于哪一级。学校就是那样把人编成班级——A 级、B 级、C 级、D 级。但是我们这些 A 级委任统治便起来造反。我参加过——和平地——一九二五年在大马士革的一次反抗运动。我们在中东的一些城市里举行示威。但是把我们从委任统治国的手中解放出来是经历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组织了团体，叫那两个委任统治国不得太平，于是它们便要对一些人实行镇压，我们叫这些人是民族主义者，它们却说是恐怖分子。情况没有丝毫改变；

今天，任何人要反对一个大国，他便是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叛乱分子，但是为独立而战斗的人民叫他是民族主义者。用什么名称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

140. 现在，我要说一些会使我的许多曾经身受纳粹折磨的同事们不愿听的话。要不是由于希特勒的缘故，我们也许至今仍然是叛乱分子和恐怖分子。并不是希特勒解放了我们，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我们领土的解放运动。我无意细叙，这几句话不过权充在西南非洲，又名纳米比亚可能出现的局势的一个引子。名字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把它叫做非洲的一个部分，人家可以叫它是委任统治地，或者叫它纳米比亚。

141. 一九六六年终止委任统治的时候，我便向联合国发出过警告，说我们这样做是犯了一个错误，这样一来就把连接西南非洲和国际联盟的继承者的联合国的法律纽带——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叫它脐带——一刀两断了；就委任统治而言，本组织是国际联盟的继承者。我们决不应该把这个纽带割断。我相信我们的南非同事当时一定十分高兴，因为我们使他们不受约束了。然而现在我们又来批评他们。我们跟他们说，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委任统治国，接着我们又责问他们为什么在纳米比亚这样做那样做。我们问他们这些问题，逻辑何在？

142. 象我们这么一个组织，给一块领土定了一个名称，并宣布它独立，可是并不把自己的决定付之实施，这种做法证明，即使不是滑稽可笑，也是徒劳无益。得不到联合国的集体力量支持的决定，最起码说，是最无效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毫无力量来对南非共和国的政策施加影响，单单这个事实就值得深思。那个理事会其实不过是取个漂亮名称的委员会——我这样说是怀着对该委员会成员应有的敬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过是联合国里一个关于纳米比亚的委员会。那么，为什么又要设立这个理事会呢？据我看，它设立起来是安抚那些非洲、亚洲、和其他会员国的，这些国家不停地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上大声疾呼，它们希望这样来就能够把自由的外衣加于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也就是已经被命名为纳米比亚的人民的身上。如果联合国会员国当初便听从了某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那就会好得多了，那些

建议是在一九六六年大会的一项决议草案^⑧中提出的，其中敦促南非共和国理应象所有其他的委任统治国所应做的一样，接受规劝，接受观察员，或者是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共同管理国，以便加速该委任统治地实行自决的进程，以及随后实现独立。可惜，在设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以后，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却作出了一些都已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决定。请来了一些请愿人和我们一起开过会——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很值得尊敬的请愿人：有些人是教会人士，也有真正的政治人物。他们被邀请来向我们作证，接着又由代表们——有时也包括我——发表娓娓动人的讲话，年复一年，就是得不出任何具体的结果。大会甚至走得更远，它作出决定要给外出旅行的纳米比亚人制作一种护照或者身分证。这完全是给难民享受的待遇。但是我们在日内瓦已经有了一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完全可以提供此类证件。

143. 我刚才说过，所有这些都是某些国家为了抚慰我们而赐给我们这些亚洲人和非洲人的糖果，他们把我们当作小娃娃，我们这些亚洲人和非洲人居然以为通过把西南非洲命名为纳米比亚，通过给纳米比亚制作一种护照，加上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发议论，如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们就会把自由的外衣加在西南非洲的人民身上。

144. 实现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这样一类领土的解放，不能依靠寄身国外的请愿人或依仗那些自愿或被迫出走的领导人，他们如不出走，就得冒生命危险成为这块委任统治地内部争取真正独立的积极活动分子。依靠移居国外的人士，其中有些是真正的领导人，有些是自称的领导人，这样的活动方式历来都只能得到与预期相反的不利后果。这是我的切身经验之谈。争取独立的斗争必须在内部进行方能生效。流亡的政治家们在国外进行大声疾呼是争取不到独立的。

145. 由此可见，联合国必须醒悟过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纠正它所犯的贸然终止委任统治、同时又建立一个学院式的理事会的错误。顺便说一下，那个理事会使我们增加不必要的开支，而各位代表都知

^⑧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四四九次会议，第169—178段。

道，我们已经快要拿不出钱来了。有一些喊得震天响的国家——多数是有能力给联合国预算出钱的国家——居然还说要设立一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新职位，刚一开始要花三十万美元，两三年后经费就要达到三百万美元。我实在弄不懂，当我们已处于破产的边缘时，有些人怎能为这些职位来找合理根据。我觉得，说人类是理性动物不如说人类是文过饰非的动物。我们可以为我们要建立的一些职位找到借口。不过，我们自己在这里做了一件件错事，发展到如今的不幸局面，总该得想个法子补救一下了吧。

146. 如蒙主席允许，我愿意提出几点建议。我认为可以和南非政府进行私下磋商，以便把当前称为纳米比亚的原委任统治地置于托管理事会管辖之下。我认为我们的杰出的同事法国代表在他昨天的发言中〔第一五八八次会议〕已经开了个头，我非常仔细地看了他的发言。请不要低估了法国人在探寻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方面的才智和远见卓识。法国人是讲逻辑的。他们向来就有讲逻辑的美名，而有时候这个世界是不讲逻辑的。其实不然。他们讲逻辑，也讲实际，我们从载于法国代表的发言中的解决办法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法国大使说：

“这个义务就是要真心诚意地与联合国磋商，建立一个国际体制，使有关人民得以自由选择他们的命运。”^⑦〔第一五八八次会议，第22段。〕

我喜欢他所说的关于法律争论的那些话。不仅是有政治争论；同样也可以有法律争论，并且可以有正义的争论。争论不解决任何问题。法国代表还说：

“如果南非不履行其严肃的义务，同联合国为在西南非洲建立一个新的国际体制进行磋商，法国对于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的行政管理机构的非法性将作出自己的结论。”^⑦〔同上，第27段。〕

147. 这是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大国发出的温和的警告，所以我认为已经开了个头。我相信意大利大使今天的发言中也说了意思相仿的话。这些发言和我的建议正相吻合。

148.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把纳米比亚划归托管理

^⑦发言人用法语引用。

事会管辖，同时，让我赶快说明一下，由南非担任主要的管理国。我们并不想通过把一块领土划给托管理事会管辖来制造一些问题。这个建议决没有我们要把南非共和国排挤出去的意思。相反地，我们欢迎由它来做管理工作。但是，请向我们表明你们的诚意，同时也接受几位观察员——文职观察员，附带说明一下：不是军人观察员——再接受两个共同管理国，稳定的非洲人，因为非洲人和亚洲人和欧洲人可能在感情上是不稳定的，以及稳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是北方人，所以是不动感情的。不应该由南非人垄断管理。

149. 这一点肯定会涉及南非政府和托管理事会之间的一项协议，其中要规定南非的职责和义务，以便为纳米比亚的自治和最终独立铺平道路。

150. 象我刚才说的那样，最好奉劝南非政府接纳由安全理事会挑选的观察员——这一点和马立克大使一向所说的是相一致的，即安理会是一个负责机构——或者由任何一个大家同意的其他机构挑选的观察员，这样我们就显得不那么独断，以便核实要求南非政府定期向托管理事会递交的报告。然后只有这样，纳米比亚可望能通过自决的进程而达到最后的独立。否则，我们将只能兜圈子，一事无成。

151. 南非政府应该同意考虑把名叫纳米比亚的前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当成托管领土，并且应该根据上述方针为完成该目标而采取必要的措施，方能证明它最近所作的愿意看到纳米比亚未来的独立的各个发言和宣言确有诚意。

152. 我必须为管理托管领土的国家说几句好话。澳大利亚的记录和美国的记录都是很令人相当满意的，满意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美国在太平洋岛屿受到批评，因为它倾注了大量的经费，使得那儿的人民再也不想工作了，他们便从外面输入劳动力。有时候他们在加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方面做得过分了，以致有损于他们自己的货币。我想澳大利亚已经花掉了大约六千万到一亿美元，以便使新几内亚最后获得独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新几内亚的人民比纳米比亚的人民更先进呢？从这里看出，一个管理国——在这个事例中便是澳大利亚——加快了这些人民获得独

立，而原西伊里安的人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人民之一。

153. 南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不接受建议的计划，即与托管理事会达成一项有关纳米比亚的协议。另一方面，原西南非洲委任统治地——名叫纳米比亚——在经济上是能够生存的。我读过一本南非共和国送给我的饶有趣味的小书。今天我们又看过一部影片。它表明了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具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如果南非真正想要纳米比亚得到独立，我看不出有什么阻碍或困难。请南非证明它的善意吧。托管理事会正无所事事：那就请它关注一下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残余吧。

154. 我无须提请各位代表注意，世界上政治总是围绕着经济和金融旋转的，这是不以我们的好恶为转移的。有人多次向我暗示，说那是一个马克思的理论。这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这是从亚当和夏娃那时候起便有的理论。圣经里面的该隐和亚伯——不管是否确有其人还是神话传说——两个人便拥有了全世界，可是出于贪欲，该隐还是杀害了亚伯。有组织的社会设法通过法律来抑制贪欲——贪欲，追求权力甚至追求荣耀的野心。

155. 南非不象许多会员国那样，连它们的官员和驻外外交官都几乎供养不起，然而还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它们都已被接纳为会员国，而且都是在被接纳以前就已独立。因此，和许多已经最后独立的领土比起来，根据什么逻辑可以对我们说，纳米比亚——或西南非洲——不能获得独立呢？说它不够资格完全不合逻辑。

156. 我要向我们的南非共和国的朋友们提个建议。他们有黄金；他们有钻石——不仅仅是装饰用的钻石。今天我们在电影里还看见了纳米比亚的大量的工业钻石。我不知道奥本海迈尔或者德比尔斯公司设在什么地方，但是它们想必在纳米比亚颇有投资。此外还有波斯羔羊皮。它虽号称“波斯”，不过我想女士们做皮大衣穿的某些最好的羔皮是产自非洲的那一地区的。我们在影片里看到了牧场和牧群等等，以及稀少的人口和沙漠。沙特阿拉伯也是沙漠，不过我们是富裕的。它有远大的前途。这个国家需要开发，但是

你要在经济上开发一个国家就得教育人民，而当你教育人民，他们就开始叫喊，要求独立。

157. 南非是想要加速该领土的经济开发以满足它自身的目的呢，还是想要用一种适合该领土的井井有条的方式予以开发，直至它能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呢？

158. 我认为，目前还不能运用权力的非洲人有朝一日将能够在纳米比亚的内部使反抗运动活跃起来。到那时就要付出大量无辜的鲜血。付出的鲜血通常都是无辜的。白人的血是红的，黑人的血也是红的。将会流大量的人血。把人血加以区分是可耻的。

159. 大家都目睹了八月十五日以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所发生的情况，整个欧洲的各国货币都由于预算亏空、收支不平衡等等原因而象羽毛一样在浮动，所以——这是我发言中标新立异的部分——我建议南非做一件它力所能及的事情，发行金平价的公债，严格限定发行这一批公债只用于加速开发将由安全理事会进行托管的纳米比亚。而且我认为，随着纳米比亚的开发，它将要求独立。我们在今天的电影里看到了它的几位领导人，其中有一位说起，不准他到被隔离的各地去旅行——并不是地理上的隔离，而是管理国政治上的隔离。

160. 我深信不疑，如果这种以金平价为基础的公债果真发行了，南非就可以运用其收入于经济开发——不是采用装饰门面的做法，在电影里给我们看一所学校，而是和他们已经建立的那所一样建设一百所学校。据我看来，那所学校相当现代化，有清洁和卫生设备。我敢说一句，到那时候就会有许多黑人从南非共和国涌到纳米比亚去找工作——工作将是可以得到的——南非共和国因为黑人人口的成倍增长并越来越多于白人人口而受的压力也将得以减轻；白人自然会高兴，他们可以不致于在数量上被大大地超过，黑人将能恢复他们的尊严，并且有一块土地。我敢预言，如果有朝一日西南非洲——或纳米比亚——高度发展了，白人将会请求黑人回来和他们一道工作——就象在这里纽约市发生的情况一样。

161. 我记得，三十年前纽约市的黑人人口相对说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白人开始靠福利生活了，政

客们为了得到选票而对他们有求必应，用一个美国的词儿来说，他们都成了“二流子”。所以就有一批南方来的身强力壮又肯干活的黑人来到纽约市担任各种工作，于是我开始看到黑人社会的代表人士。他们的人数成倍增加，到如今，真是不幸，政客们为要捞取他们的选票甚至让许多黑人都享受福利了。不过这毕竟是另一回事；这是发生在这个纽约市，也是我的城市里的事情。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一年以后，总该知道本地的一些情况吧。

162. 我坚持认为，通过发行以金平价为基础的公债——我深信这种公债在世界各地都会有许多买主，因为谁都不会再信任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的货币，而只有一种自封的经济学家除外，他们无望地设法给它寻求一个解决办法——便可以加快纳米比亚的经济开发；纳米比亚将能作为一个能生存的政治实体而自立。然后，借助联合国和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有秩序地实施自决权，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无意要南非立即和该领土一刀两断，它将仍然是管理国，并有观察员和共同管理国，这一情况要维持下去，直到所有的人，不论其肤色如何，都感到满意为止。

163. 主席：沙特阿拉伯的代表非常诚挚地提到我和我的国家，我向他表示感谢。

164.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今天下午有几位代表都提到需要在纳米比亚实行自决原则。我们听见马勒先生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说法，我们听见联合王国的代表对这个问题重述了他的说法；我们听见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又把它作了一番发挥。因此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我们应该有一项理解，我们所说的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在联合国里，对于自决应有的含义，有我们自己的概念。我们一向都设法把它和一定的背景联系起来，对此，大会第1514(XV)号决议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

165.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有一批西南非洲黑人教会人士致书沃斯特总理。在信上签名的是奥万博卡万戈福音路德教会的董事会主席，主教L. 奥亚拉博士。在这封信里，他概述了对纳米比亚正在实施的政策如何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十多条条文相违背。其中三条我觉得应该提请安理会注意。主教和他的同事们说：

“政府坚持认为通过它在我国实行的种族政策，它促进和保护了居民的生活和自由。但是事实上非白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受到蔑视和胁迫。我们的人民并不自由，他们所受的待遇也使他们觉得不安全。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参照人权宣言的第三条。

“我们只能把西南非洲，连同其全部种族集团，看作一个单位，舍此别无他法。”

166. 请各位代表把这一点记住，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马勒先生在安理会和大会上多次发言的整个主题，是他的政府希望实施自决原则——但是必须在南非现存的多民族单位这个范围内进行。

167. 现在，那里的人民要求被看作是一个政治单位——一个民族——不要根据他们的肤色、宗教或意识形态而加以区别。我们在这里所想的自决就是那样一种范围内的自决。人民是一个；一旦人民住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他们的国家，该国家的进步便是他们的命运；你不能以构成其人口的人民的肤色或信仰作基础来分割一个国家的命运。

168. 这封信接下去说：

“人民不能自由地公开表示或发表他们的思想或意见。许多人经历着羞辱的监视和胁迫，这种监视和胁迫的目的是只许表示公开而许可的意见，而不准表示他们藏于内心并深信不疑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能实现人权宣言的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呢？

“政府的这种政策的实施使得土著人民的各个政党不可能以一种真正负责和民主的方式共同工作，以建设整个西南非洲的未来。我们深信，在这一方面重要的是也应当允许非白人居民行使投票权（人权宣言，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

169. 我确实希望马勒先生下次发言的时候将详细说明他或他的政府是怎样考虑自决权的诸原则的。我也将乐于知道——当然，我是已经知道法国人的经验的——法国本身怎样解释这个概念以及联合王国的代表团怎样解释它的，因为我担心我们将会由于过分笼统地使用这个名词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170. 科斯久什科 - 真里泽先生(法国): 索马里大使法拉赫先生昨天——现在又一次——问了我们一个问题。我在昨天的发言[第一五八八次会议]中谈到纳米比亚人民和他们的自决权。索马里大使问我们是怎样考虑这一权利的。我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而且我们已经用我们自己过去管理的那些领土的实例予以表明。我们的概念便是在一个领土范围内的自决，而不是支离破碎的自决，例如，不是在种族

范围内，或小实体范围内的自决。自决指的是全国范围内的自决。

171. 我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发表其他的看法来答复向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但是我想现在就向索马里大使作出这个澄清。

172.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 法国代表所作的解释使我感到非常满意。

下午六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م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i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ІЗАЦІЇ ОБ'ЄДИНЕНИХ НАЦІЙ

Издания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